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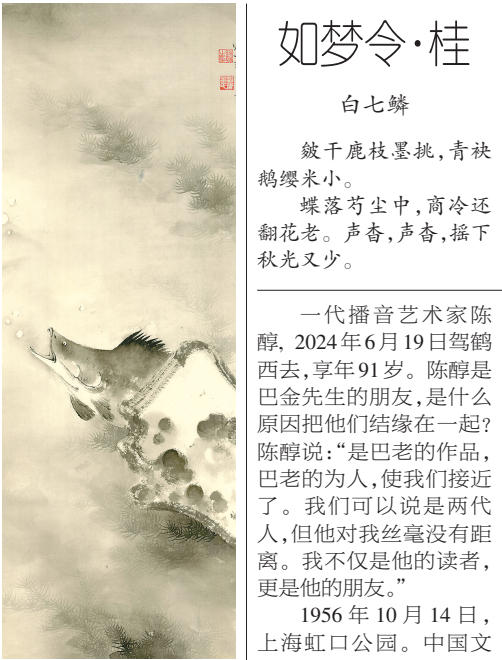
白居易的饭桌

李舒

这个人在洛阳生活了十八年，他一生写了3000多首诗歌，其中就有900多首是关于洛阳的山和水。他给自己起的号是“香山居士”——这是他晚年隐居的地点，洛阳香山。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长庆四年，这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对于长安的一切都厌倦不已，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洛阳履道里买下了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

我一直觉得白居易是一个隐藏的吃货。他很擅长发现食物的日常美。举个例子：“晓日提竹篮，家童负春蔬。青青芹蕝下，叠卧双白鱼。”用叠字“青青”，后面跟着“叠卧”，再加上美妙的配色，有画面感了吗？我特别吃白乐天的这一套，更不用说那首著名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写食物本身，也很爽快，什么“鱼香肥泼饭，饭细滑流匙”，什么“棕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我猜白居易应该是唐代诗人里最懂懂伙食的，换了李白，吃啥根本不记得，重要的是喝到饱。看看白居易在洛阳都吃了点什么。“净淘红粒置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这感觉像江南的饭食啊，红米大约是当时洛阳附近的陆浑县的特产，水葵就是莼菜，果然，这顿饭是宴请苏州的客人的，“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在洛阳街上闲逛，到处走着刚刚在古装店里打扮好的“唐代小娘子”，衣袂飘飘，额间点绛，鬓角插花，恍惚间宛若唐诗里的美人。彼时彼刻，晚霞笼罩着洛阳，余晖轻柔地洒落在武则天的明堂天堂和巍峨的通天塔上，朱红与鎏金的光泽，在暮色中渐渐地晕染开来。

我有点恍惚，仿佛回到了一千三百年前的某个黄昏，街市熙攘，灯火通明，大唐的繁华正从历史的深处缓缓走来，笼罩着每个人惆怅而迷蒙的面容。洛阳很美很梦幻。但后来我想了想，也可能是因为晕碳。饼饼饼饼饼，饼天饼地，我的脸越来越像一个大饼。每天晚上都觉得撑得不行，回到酒店，全靠带来的仲堂冻顶乌龙解腻。我忽然想起，白居易还写过一句洛阳生活的：“午斋何俭洁，饼与蔬而已。”



五湖烟水中 (中国画) 孟昭翰

加入上海市文联大家庭，加入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的数十年间，我创作了数百幅文化名人的肖像照，其中既有焦恩、杨在葆、徐玉兰、王文娟、俞丽拿、叶辛等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家的人物肖像；也有印海蓉、黄豆豆、朱洁静、史依弘等德艺双馨的中青年艺术家的人物肖像。这些作品，见证了我人像摄影创作方面成长的心路历程，令我难以忘怀。

《重获新生——电影表演艺术家魏鹤龄》创作于1976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舞蹈家魏笑老师与她的父母、电影表演艺术家魏鹤龄和袁蓉夫妇等家人一起来到我工作的照相馆。我先后为他们拍摄了全家福、个人肖像照，然后按事先的构思，以迷茫、困惑、惊恐、绝望、愤怒、欣喜、笑逐颜开的表情为一组的人像作品，表现魏老顽强抗争、坚韧不拔、喜获重

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的小小说，依照的是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丰盈的细节，细腻的心理，遍布其中，且叙述干净明快，跳跃灵动，毫不旁枝斜逸，拖泥带水。不过，她的小说情节基本依托人物特殊关系推进，起码，在短篇小说集《隔壁女子》是这样。如《幸福》妹妹爱上的男人，和姐姐以前有瓜葛；《木屐》天天为公司送餐的外卖员，和公司一职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一点人物关系的设置，过于戏剧化，有明显作文的痕迹，我不大喜欢。

《隔壁女子》，是向田邦子最出名的一部短篇小说。尽管依然是特殊人物关系的设计，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爱上了隔壁开酒吧妈妈桑的情人，并有了一次飞速且短暂三天的纽约之行。可谓易卜生娜拉的现代版，出走的娜拉，跳了一曲狐步舞，悠然转上一圈，又回归家庭，烟花一瞬的肥皂剧。这种经不起推敲的情节编织，让小说多少失真。但是，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是家庭主妇缝纫机女，一个人整天憋在家里，日子单调，寂寞无着，一次贴墙偷听到妈妈桑的情人说他爱阳台川岳山，每一次从“野车站，乘坐慢车，一点点往山上爬，不管爬过几次，我都还会像初次攀爬一样心跳不已”。而且，攀爬阳台川岳山时经过的那一个个站名，他如数家珍，不厌其烦，小猫吃鱼一般，有头有尾地细数一遍。

向田邦子也不厌其烦地细致写下了这个一个个站名：山谷额，尾九，赤羽，浦和，大宫，宫原，上尾，桶川，北本，鸿巣，吹上，行田，熊谷，笼原，深谷，冈部，本庄，神保原……停顿之后，喘口气，接着还有：新町，仓贺野，高崎，井野，新前桥，群马总社，八木原，涉川，敷岛，津久田，岩本，沼田，后闲，上牧，水上，汤浅曾，土合。“念完后，男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听后则“紧紧闭上眼睛，眼帘里一片红光，直往山上冲”。这上山经过的一连串站名，让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妈妈桑和她的情人，三个人都“心跳不已”。

我也不厌烦地抄录下通往阳台川岳山这个一个个陌生的日本站名。

这些站名和阳台川岳山，对这篇小说旨意至关重要。它们是妈妈桑和这个男

迁移到虹口公园落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进行直播。陈醇，作为这次现场实况的播音员，一大早就和编辑、技术人员来到新落成的鲁迅墓前做好准备。陈醇同往常一样，细细读着稿子。8时40分，迁葬仪式开始。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伴随着庄重、哀婉的节奏，陈醇控制着激动的情绪开始播音：“……现在，灵柩由宋庆龄、茅盾、许广平等扶到堆满了鲜花的墓台上，慢慢地降入墓穴……”接着，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以及茅盾、许广平分别作演讲。在墓地左侧葡萄架下的陈醇看着近在咫尺的巴金等大作作家，分外激动。仪式结束，巴金一行来到电台转播人员中间，表示感谢。巴金握着陈醇的手，问候致意。

出如舞台般的气氛效果。当曹鹏飞先生十分投入地沉浸在音乐指挥时，我迅速地按下了快门。2014年10月，上海第十二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上我再次遇到曹先生，他还指着这张我为他拍摄的作品赞不绝口。

《中国之葛——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摄于2014年。那年国庆，我要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以百余位全国劳模肖像摄影作品为主题的展览，送总工会审阅时，对方提议让我为全国师德标兵、著名劳模周小燕先生补拍肖像。当时，上海正持续遭遇38℃以上的高温，她却坚持要来我的工作室拍摄，说让我带着那么多器材设备上门太麻烦了。最后还是

人感情的纽带与表达的方式，也是家庭主妇缝纫机女渴望爱情的心理谱线和行为的导航地图。

于是，这一串糖葫芦一样长长的站名，不仅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细节，还成为小说人物行动的驱动力，串联起小说情节发展的链条，几次在关键处，灵光一闪出现：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忽然问丈夫爬过阳台川岳山吗？你能说出到阳台川岳山那一个个站名吗？丈夫莫名其妙，一脸不耐烦地转过身，立刻断声大作。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找到那个男人，这一个个脱口而出的站名，便不仅成为他们的接头暗号，还立刻成为通往酒吧和床的通行证，以及去美国的免签证。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丈夫，莫名其妙地看到出走的老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去爬阳台川岳山了。丈夫找到隔壁的妈妈桑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妈妈桑听后哈哈大笑，对他说：她爬的不是山，是男人！便告诉他，他老婆偷听的事情，顺便，再一次不厌其烦说了一遍通往阳台川岳山那一长串耳熟能详的站名。而且，以小说的点睛之笔的口吻告诉他：比起爬山，其实回家更需要勇气。

看得出，小说作法之一的重复，在此的重要性。只不过，向田邦子这一次用的是通往阳台川岳山这一个个糖葫芦串一般长的站名，她用得娴熟，化腐朽为神奇，让枯燥的站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仅使得这一组三人的情感，连带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丈夫一起，都在这个一个个站名中，像碰碰车一样，有了奇妙的碰撞；让看不见的情感，变得清晰可见，在这一个个站名上，须眉毕现，跳跃呈现。

阳台川岳山，以及攀爬到阳台川岳山顶的这个一个个站名，是小说明确无误的隐喻，是向田邦子的有意为之。

它们横亘在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面前，也横亘在现代都市男女，乃至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和梦里，如情感与心理以及梦幻的密码一样，隐隐地跳跃，幽幽地呼唤。只不过是各自向往的山名不同，登山的路径不同，所经过的火车火车站的站名或村名街名不同。却是来来往往，梦去人去，老来百事不入眼，唯爱青山如旧时。

把签名本留给陈醇。使陈醇特别感到幸福的是，以后又不断得到巴金的签名赠书。

1988年，老作家徐开奎写的《巴金传》在《小说界》连载。陈醇如获至宝，准备在电台“小说连播”节目中播讲。陈醇将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做了改动，便来到巴老家听取意见，并当堂“试播”，巴金一家人成了第一批听众。

这一年，19集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开拍了。在电视剧每一集开头，都

先生上课时花絮。由于我带的镜头太短，用的是向别的摄影记者临时借来的70—200mm的镜头。拍摄时会场左边有一块窗帘布正好拉开，利用窗外进来的光线作为主光，在深暗的背景前可鲜明地突出人物主体，没采用闪光灯补光。因为怕影响别人工作，所以抓拍了几张尚先生上课时声情并茂的头像就归还了镜头。

在我的人像摄影生涯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为艺术家们拍摄肖像的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他们德艺双馨的风范，这既助力我提升了艺术修养与人文情怀，也为我在传承经典、开拓创新上树立了良好典范。

《国粹大师——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摄于2017年。当时我应邀参加研讨班学习，当天上午由尚长荣先生作《继承与发展》的授课，我坐在会场右侧前排，想伺机拍摄一些尚



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上海之春”的滋养。

团结创造新征程

责编：刘芳